

商代玉雕分期研究

—— 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二

楊 建 芳

近半世紀以還，由於中外學者之潛心研究，吾人對於商代玉雕已具有一定之瞭解。惟以往研究所依據之資料，幾乎全屬傳世品，於問題之深入探討，難免有較大的局限。例如，商代由成湯立國至帝辛滅亡，國祚長約六百年（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前十一世紀）。於此長時期中，玉雕工藝及風格不可能一成不變。然則其演進之具體情形如何？此一問題迄今尚無學者論及，蓋非徒依傳世品之研究所能解答故也。筆者根據近五十年之考古發現，對商代玉雕進行縱橫兩方面之考察，以期能獲得較為全面而深刻之認識。

壹 商代考古學文化之分期

根據中國考古學家之發現及研究，目前已知商代考古學文化可區為早、晚二期，其分界為盤庚遷殷（公元前十三世紀）。早期為二里岡期，其遺存分佈於河南鄭州、偃師、河北藁城台西村、湖北黃陂盤龍城等地，以鄭州最為豐富。晚期為小屯期，歷時二百七十餘年，其遺存散見於河南安陽殷墟、山東益都蘇埠屯等地之遺址及墓葬，而以安陽殷墟最具代表性。¹

不僅如此，根據地層疊壓、墓葬打破關係及C14測定年代，作為商代晚期文化典型之安陽殷墟遺存，復可進一步細分為四期：第一期為盤庚至武丁前期；第二期為武丁後期至祖甲；第三期為廩辛至文丁；第四期為帝乙與帝辛。²、³ 其中第一、二期屬殷墟前期，主要遺存有婦好墓（1400B. C.）⁴、武官村大墓（1255B. C.）⁵、侯家莊1001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頁215—244，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年。

2 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載《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頁31—90，文物出版社，北京，1980年。

3 楊錫璋：《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分期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1981年3期，頁48—50。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破十四年代數據集》，頁80，文物出版社，北京，1983年。

5 見注4標本ZK—5。

號大墓⁶等；第三、四期屬殷墟後期，主要遺存有大司空村Ⅱ期墓葬⁷、⁸、殷墟西區墓葬⁹、小屯村北地作坊遺址F10及F11¹⁰、山東益都蘇埠屯一號墓¹¹、¹²等。此種劃分（將殷墟文化區別為前期和後期），亦適用於殷墟出土玉器之分期。

綜上所述，商代玉雕工藝之發展，大致經歷三階段：（一）商代早期（二里岡期）（成湯建國至陽甲）；（二）殷墟前期（商代晚期之前段）（盤庚至祖甲）；（三）殷墟後期（商代晚期之後段）（廩辛至帝辛）。下面按此劃分進行論述。

貳 商代早期（二里岡期）玉雕

迄今出土之商代早期玉器，為數無多，計有鏹、璜、戈、牙璋、璇璣、花形飾等不同種類，然而形制、紋飾皆具特色。

形制方面之特色如下：

I. 戈——「援」通常較長（有長達71.7厘米者¹³），中央一般不起脊。間或有中脊，亦非由二相連之淺波槽形成，乃平地凸起（實際為脊兩側經平磨滅地而成），脊頂端平鈍。¹⁴、¹⁵（圖一：1）此應為原始形態之中脊。「內」平直，無紋飾。間或於「內」之末端雕出短直或彎曲之凸齒，殆為商代晚期鳥頭形曲「內」之祖型。¹⁶（圖一：2；圖八：2）

II. 璜——有簡單之弧形璜及虎頭形璜兩種。前者與新石器時代晚期之弧形璜無何

6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第二本1001號大墓》（上、下冊），台北，1962年。

7 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頁52—57、77—78。

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2期，頁76。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頁99—103、113及墓葬登記表（頁121—146）。

1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5年安陽殷墟的新發現》，《考古》1976年4期，頁268—272。

11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頁9、21—24。

12 殷之彝：《山東益都蘇埠屯墓地和「亞醜」銅器》，《考古學報》1977年2期，頁31。

13 Wen Fong,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pp. 90—91 & 107.

14 同上。

15 楊建芳：《商代玉戈之分期——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三卷（1982年），頁227，商代玉戈分期圖之5。

16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市銘功路西側的兩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10期，頁502，圖二：13。

區別，為早期流傳下來之形式。¹⁷（圖一：3）後者有寫實及簡化兩種。寫實者雕刻頗為精緻，呈張口露牙狀，眼亦仔細刻出。¹⁸（圖一：4）簡化者其牙、眼均不表現，呈高度簡化之獸頭。¹⁹（圖一：5）

上述虎頭形璜不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及二里頭文化玉雕，當為商代早期始出現者。惟簡化虎頭形璜亦見於商代晚期，²⁰而寫實虎頭形璜則否。由此可知，前者流行之時期遠較後者為長久。

Ⅲ. 牙璋——形制近似二里頭文化* 牙璋，²¹當為後者之延續。²²（圖一：6）

Ⅳ. 璇璣——形體較小，二機牙間有三小凸齒。²³（圖一：7）此種形式（二機牙間有凸齒）之璇璣，為史前及二里頭文化所未見，乃本期新出現者。

Ⅴ. 花形飾——石質，呈花朵或柿蒂形狀，中穿一小孔，似為裝飾品。¹⁶（圖版五：3）（圖一：8）

紋飾方面之特色如下：

I. 採用單線陰刻，線條較纖細，刻槽亦較淺。

Ⅱ. 裝飾紋樣目前所知僅有聯珠紋一種，係由一橫列小圓圈組成，上下分別以陰刻橫線為邊。²⁴（圖一：9）此紋樣與商代早期（二里岡期）青銅器上流行之聯珠紋²⁵相同。應着重指出：聯珠紋為商代早期玉器獨有，不見於商代晚期玉器。

Ⅲ. 動物之眼形，具寫實風格。（圖一：4）其狀近似商代晚期（殷墟前期）流行之甲骨文“目”字眼²⁶（圖四：1—3），而與二里頭文化玉器人眼²⁷略異。

出土之商代早期（二里岡期）玉器，均未經岩相鑒定，故其玉材及產地迄今仍一無所知。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1983年秋季河南偃師商城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10期，頁875，圖八：3。

18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0期，頁41，圖版十七之2。

19 見註16，頁502，圖二：4。

20 石璋如：《小屯（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第一本 丙編 南組墓葬》，頁53—54，圖版叁貳：1—2；叁叁：1—2，台北，1973年。

21 偃師縣文化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4期，頁270，圖二：1。

22 趙新來：《鄭州二里崗發現的商代玉璋》，《文物》1966年1期，頁58及附圖。

2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工作站：《近年來鄭州商代遺址發掘收穫》，《中原文物》1984年1期，頁12，圖版一：2。

24 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商代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77年1期，頁26，圖版貳：2。

25 郭寶鈞：《商周銅器羣綜合研究》，頁6，圖一：2，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130，圖七一：7。

2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頁262，圖六：1。

叁 商代晚期前段（殷墟前期）玉雕

就出土及傳世之商代玉器而論，屬殷墟前期者為數最多。通常所謂商代玉雕，即指此期玉器而言。1976年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之七百餘件玉器，為本期最重要之遺存。

殷墟前期玉器種類至多，依據用途可分為如下七大類：

- I. 工具——斧、斨、斨、斨、刀、刻刀等。
- II. 儀仗（武器）——戈、矛、戚、鉞、大刀等。
- III. 生活用具——臼、杵、簋、盤、匕、耳勺、觶、調色盤等。
- IV. 禮器——圭、琮、璧等。
- V. 裝飾品——環、瑗、璜、玦、筭、璇璣、項鍊、臂環、手鐲、柄形飾、獸面（饕餮面）以及人、龍、虺、虎、熊、鹿、馬、牛、羊、狗、兔、怪獸、鳳、鷹、鴉、鶴、鸚鵡、鴿、燕、鸕鶿、怪鳥、鵝、魚、蛙、鱉、螳螂、蟬、蠶等不同造型之片狀或圓雕佩飾。間或足下有榫或中央有垂直之穿孔者，可能供嵌插裝飾使用。
- VI. 小擺設品——圓雕而又平底者，如龍、虎、熊、人、怪鳥等。間或上端加穿橫孔者，亦可能兼作佩飾。
- VII. 雜器——碟、珮、馬嚼子、策飾、冠（？）飾、器座、小嵌飾及其他用途不明之玉器。^{28、29、30、31、32}

玉器種類之繁多及雕刻之精緻，充分說明殷墟前期玉雕之發達。

殷墟前期玉雕，以動物造形（象生）玉器最具藝術性。此種玉器有圓雕及片狀二種。圓雕象生玉器，多以長方立體或近似立方之玉材，稍為雕刻而成。由於加工不多，以致不同程度保留長方立體或近似立體之外形輪廓。（圖二：1—3、5—8）另又有以近似圓柱狀之玉材，稍加雕刻而成之象生圓雕，亦以同樣之原因而保留近似圓柱狀之輪廓。（圖二：4）

片狀象生玉飾有將扁薄之環狀玉材等分，然後稍加雕刻而成者。較常見者為圓周之四或五等分。（圖三：1—3、5—6）又有以長方形或近似方形之玉片，略經雕刻而成象生玉飾，其外形輪廓近似長方或方形。（圖三：4、7—10）應着重指出，少數片狀象生玉飾，因玉材較厚，而類似圓雕。³³

28 見註26，頁114—195。

29 郭寶鈞：《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五冊（1951年），頁26—33。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年4期，頁505—507。

31 許俊臣：《甘肅慶陽發現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2期，頁93。

32 見註6，上册，頁32、49、112—139、144—149、155、177—178。

33 同註26，圖版一〇五：1—2及一三三：1。

殷墟前期玉器造形尚堪注意者為扉棱及瓶形角之流行。扉棱多飾於刀背、鳥冠、鳥翼或鳥、龍、魚等之背脊，間或裝飾於容器（如簋）之外壁。（圖四：3、5、9、10）瓶形角狀如瓶，多為浮雕，極富於特色，常見於玉龍頭部，偶而亦見於玉虎及玉鳥。（圖五：1）按扉棱及瓶形角皆流行於商代晚期青銅器，今習見於同時期之玉器，實為自然之事。^{34、35}


上述圓雕及片狀象生玉飾，於雕刻加工方面，無須徹底改變玉材之形狀，實可收省工之效。然而，於造形方面，則因此而具顯著之圖案化傾向，成為殷墟前期玉器之流行風格。此種風格早已為方家學者所熟悉。惟尚可注意者，本期玉器中，有極少數其風格近於寫實，如殷墟婦好墓出土之玉鳳及玉魚。（圖三：15及圖五：11）此一事實昭示：殷墟前期玉器，除圖案化風格外，尚有具寫實風格者，雖然為數極微。³⁶此種新認識，對於商代玉器之鑒定，當有所裨益。蓋以往學者均着眼於流行之風格，而不知同時尚有相異之風格存在。

紋飾方面，殷墟前期玉器流行雙鉤陰刻之獸面紋（饕餮紋）、大螺旋紋、變形雲紋、絨毛紋、「鱗」紋、節紋、菱形紋、「目」字眼、人形紋、龍紋、蛇紋、蟬紋、花瓣紋、間隔圓圈紋、同心圓紋、平行折線、水平或垂直之短平行線等。有些紋樣裝飾於一定之器物或部位，且有其獨特之象徵意義，下面分別論述。

I. 獸面紋——包括眼（「目」字眼）、眉、鼻、角，間或有耳、口。用以裝飾工具（斧、刀）、武器（戈）、生活用具（匕、簋、梳、柄形飾等）及雜器（槃、人面獸面合體等）。（圖四：1及圖五：6）此外，尚有對獸（龍？）組合而成之獸面。（圖四：2）

II. 立獸紋——婦好墓出土之一件玉器柄（殘），其上有此種紋飾。紋飾上段為獸頭形象，有角、眉、眼、耳、鼻及口。中段為向內彎曲之二前肢，均有爪。下段中間為獸身（似蟬形紋），其左右兩側分別為直立之後肢（原報告僅認為係陽紋豎線）。（圖四：3）按婦好墓一件玉鷹，其胸腹部份亦雕此種似蟬形紋（圖六：2B）此外，婦好墓一件玉人，其身軀正面上段刻獸頭形象（有角、眼、耳、鼻及口），下段亦刻似蟬形紋。（圖二：1）由以上三例，可以肯定此種似蟬形紋當為象徵鳥獸胸腹之紋飾。

III. 大螺旋紋——多刻於禽獸或人物之胸、臂（翅）交接處與腹、腿交接處，以象徵手（翅）膀或臀部。（圖二：2-3、圖三：4、5、6、9及圖四：7）

IV. 變形雲紋——有等不同形式，且常於轉角處加刻一外撇之葉

34 見注26，頁61，圖四〇；頁65，圖四三：1。

35 見注30，頁502，圖九。

36 Yang Jianfang, "Shang Dynasty Zoomorphic Jades," *Oriental Art*, Vol. 15, No. 8 (August 1984), pp. 38-43, Hong Kong.

牙紋，此種手法極富於特色。除少數見於武器（戈、大刀）外，多見於鐲、箍形飾等飾品以及象生玉器。常刻於禽鳥翼部以表示翎毛。其飾於人、獸身軀者，似象徵體毛或作裝飾。（圖二：2—6、8、圖三：4、5、7—9及圖四：4—7、9—10）

V. 絨毛紋——為數行並列之弧線（雙鈎或單線陰刻，兩側分別有直線為邊）構成，刻於禽鳥之頭頸及胸腹，以象徵纖細柔輓之絨毛。（圖二：4及圖四：7）

VI. 「鱗」紋——狀似魚鱗，多單獨飾於禽獸、龍、蛇之頸部，間或數個成一列刻於動物（如牛、虎）之背脊，用以象徵頸椎骨或脊椎骨。（圖二：8及圖三：2、4、5）

VII. 節紋——為呈銳角之折線或由相連之二短弧線構成，多為雙鈎陰刻。單個節紋多見於鳥、龍、獸等之頸部；成列之多個節紋通常刻於獸尾或鳥、獸、龍、蛇等之背脊（或腹部）。由此觀之，節紋當亦象徵頸椎或脊椎骨，可能為「鱗」紋之簡化。（圖二：5、圖三：5、圖四：7及圖六：2A—2B）

VIII. 菱形紋——與三角紋結合，多飾於龍身，似象徵龍鱗。（圖五：1）單個菱形紋多見於獸頭額部中央，意義不明。（圖四：1及圖五：1）

IX. 「目」字眼——殷墟前期玉石動物之眼形，除極少數以圓圈（雙鈎或單線陰刻）表示外，多為寫實之形狀，與甲骨文「目」（「臣」）字極似，故名。惟殷墟婦好墓出土之一件玉人的臂部及一件玉龍鳥飾之龍身，亦發現此眼紋。可知「目」字眼間或亦用於裝飾。（圖二：1、圖三：6、7及圖四：1、2、3、9）

X. 人形紋——殷墟婦好墓出土之一件大玉璜，兩面分別刻有形狀奇特之人形。³⁷

XI. 龍紋——殷墟婦好墓出土之一件大玉刀，兩面分別雕龍紋。龍身頗長，雕刻甚精緻。（圖五：2）

XII. 蛇紋——殷墟婦好墓出土之一件玉人，其臂部及腿部刻有蛇紋。（圖二：1）

XIII. 蟬紋——飾於匕、琮等器物。（圖五：9）

XIV. 花瓣紋——狀如花瓣，多見於柄形飾（或稱「琴撥形飾」）。此紋飾淵源於二里頭文化柄形飾之花瓣紋。³⁸（圖四：8）

XV. 間隔圓圈紋——為一系列小圓圈，圓圈之間為垂直平行短線相隔開，似脫胎商代早期之聯珠紋。僅見於甘肅慶陽出土之玉戈的「內」部。³⁹（圖五：6）

XVI. 同心圓紋——間或若干同心圓紋構成一組，每組之間距離較寬。見於環或有領環（璧）之兩側表面，係置於轉動之輪盤上碾雕而成。（圖五：3）

XVII. 平行折線——見於玉容器（如簋）。（圖四：10）

XVIII. 水平或垂直之短平行線——見於琮、柄形飾等玉器。（圖五：8、10）

37 見注26，頁124，圖六九：4。

38 同注27。

39 同注31。

應予指出：少數象生玉器其一面紋飾以雙鈎陰刻表現，另一面紋飾卻以單線陰刻表示。如婦好墓出土之玉鷹、玉獸面及調色盤上之一對鸚鵡，即採用此種手法雕刻。（圖六：2A—2B）單線陰刻可能用於表示動物之胸腹部份或玉器之背（反）面。

以上列舉之紋飾，大多數為雙鈎陰刻。此種雙鈎陰刻線條顯得粗澀硬直。刻槽寬而略深，槽口較槽底為闊，故二陰線間之狹長部分，與左右兩側槽壁分離較甚，彷彿平地凸起有如陽線，因而有誤以為陽線雕者。（圖四：2）學者間或稱之為半陽線或假陽線，以與真陽線相區別。蓋前者僅有「勾」、「徹」，而無「擠」、「壓」；後者則經「勾」、「徹」、「擠」、「壓」四道工序而完成。此種雙鈎陰刻既具類似陽線雕之效果，而其作成又遠較陽線雕省工，故於殷墟前期被廣泛採用，成為頗具特色之技法。

至於纖細之陰刻線條（所謂「牛毛條」），在殷墟前期玉器中較少採用。

此外，殷墟前期玉器尚有極少數具陽線紋飾，如前述玉鳳及一片狀人頭玉飾⁴⁰、⁴¹。（圖五：4、11）陽線雕之罕見，或與「擠」、「壓」過於費工有關。

除「勾」、「徹」、「擠」、「壓」等技法外，殷墟前期玉雕尚有鏤鋸及輪碾兩種方法。鏤鋸工具可能是以弓繃緊之銅絲。鏤鋸方法是在玉材上先穿一小孔，繼之於孔壁鋪上細砂（經蘸水），然後將銅絲穿過小孔壓於細砂上，往返帶動細砂使之產生摩擦。殷墟婦好墓玉器間或保留此種鏤鋸遺痕，如一件玉龍之牙齒即以此種方法鏤出。（圖五：1）再者，一件玉鳳及一件片狀人形玉飾，亦採用此鏤鋸鏤空之方法雕成。（圖三：3、圖五：11及圖六：3）

輪碾乃將玉材（體扁薄）置於轉動之輪盤上進行碾雕。1955年，鄭德坤教授在《商代玉雕》（“The Carving of Jade in the Shang Period”）一文中，根據一件扁平玉戚上之弧形碾雕遺痕，曾推測商代存在輪碾之方法。⁴²此處應予強調者，安陽侯家莊1550號大墓⁴³及婦好墓⁴⁴出土之有領環（璧），兩面均有密緻或成組之規整的同心圓紋。（圖五：3）此種同心圓紋無疑當以輪碾方法雕成。其方法可能係將有領環（璧）之中孔套於輪盤之中軸，並加以卡緊，使之與輪盤同時朝同一方向轉動。輪盤轉動時，即可進行碾雕。

40 石璋如：《殷代頭飾舉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1977年），頁639—640，圖版肆：2及圖版拾肆：1。57

41 林巳奈夫：《所謂鸞鏡紋之內涵》（日文），《東方學報》（日文）第五十六冊（1984年），頁59，圖79。

42 Cheng Te-k'un, "The Carving of Jade in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54—1955, Vol. 29, pp. 19—20.

43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第八本 1550號大墓》，頁49，圖版肆零：3及肆壹：4。

4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圖版7，又見注25，頁117，圖六九：5。

尚可注意者為玉戈中脊之作成方法。如前所述，商代早期玉戈多無中脊，間或有之，乃平磨滅地而成，故脊頂端平鈍。然而，殷墟前期玉戈多有中脊，為二淺波槽相連而形成，脊頂端薄銳。⁴⁵（圖五：5—6）此種淺波槽可能以具凸形弧度之磨板（或圓棒）或滾動之工具磨製而成。⁴⁶此種方法較之商代早期之平磨滅地，無疑複雜得多，難度亦大得多。

此處進而探討殷墟早墟玉器之穿孔方法。按礫石穿孔（兩面對鑽）方法，始於二、三萬年前之山頂洞文化。至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⁴⁷及大汶口文化⁴⁸玉石器，仍多由兩面對鑽、間或先琢後鑽。而龍山文化⁴⁹及良渚文化⁵⁰玉石器之穿孔，除流行對鑽外，尚偶而採用管鑽。玉器之扁薄者，其管鑽皆從一面穿通；而較厚者（如琮），其管鑽則仍由兩面對穿。此外，尚流行曲折隧道式之穿孔（兩面斜向對鑽）。殷墟前期玉器之穿孔方法，包括兩面對鑽，一面穿通及曲折隧道式穿孔，仍以兩面對鑽較為常見。（圖六：1A—1C、4、5、6A—6B）

與雕工有關者，尚有圓雕象生玉器底部加工問題。殷墟前期圓雕象生玉鳥獸之底部，於兩足之間或足、尾之間，祇刻出凹槽而缺乏進一步加工。（圖二：4、6）其所以如此，可能底部朝下，不易為人注意，故雕刻極其粗糙簡單。此種作法延續相當長久，成為早期象生玉雕特點之一。

最後，就殷墟前期玉器之礦物組成略加論述。一九四五年，李濟教授曾將安陽出土之六十一件玉器，按形制、顏色、比重、硬度等項，進行觀察及測定，可惜最重要之礦物組成一項則付缺如，故所得結果難於充分說明問題。⁵¹或云有數件出自安陽殷墟之玉器，乃南陽玉（獨山玉）所製成，不知確否。近年，中國地質學家曾對殷墟婦好墓出土之五件殘玉器（玦、魚形刻刀、戈、璜、玉箍），以岩石偏光顯微鏡觀察、x—射綫衍射及礦物化學全分析等方法進行鑒定，確定為透閃石（閃石玉），即軟玉，惟產地不明。⁵²此外，婦好墓部份玉器曾經多次肉眼鑒定。1977年發表之發掘簡報稱：根據對婦好墓四十餘件玉器標本之初步鑒定，確定有白玉、青玉、墨玉及綠晶四種。其中多數與

45 見注15，頁225。

46 北京市玉器廠技術研究組：《對商代琢玉工藝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4期頁230。

4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西安半坡》頁61，圖五六：7、8、11，文物出版社，北京，1963年。

48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編：《大汶口》，頁36—37，圖二七一—二八。

49 李濟等：《城子崖》圖版叁拾伍：3—6；叁拾柒：10—12。

5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2期，頁1—2。

51 李濟：《研究中國古玉問題的新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頁179—182。

52 張培善：《安陽殷墟婦好墓中玉器寶石的鑒定》，《考古》1982年2期，頁204—206。

現今遼寧之岫岩玉接近，少數與河南南陽玉接近，極個別與新疆和闐玉相似。⁵³1980年出版之正式發掘報告則謂：約三百件玉器經鑒定，其中有青玉、白玉（內有極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黃玉、糖玉等，以青玉居多數，白玉、青白玉甚少，黃玉、墨玉、糖玉則更少，此等玉料基本上皆屬新疆玉。另有三件器嘴形飾質地近似岫岩玉，一件玉戈為獨山玉。⁵⁴

以上對婦好墓部份玉器所作之肉眼鑒定，其結果互有出入。前者認為多數接近遼寧之岫岩玉；後者則主張多數為新疆玉。孰是孰非，有賴自然科學方法之進一步鑒定及各地區玉材礦物組成之究明。要之，吾人目前對於殷墟前期玉器之玉料種類與產地，所知仍極為有限。

肆 商代晚期後段（殷墟後期）玉雕

殷墟後期（廩辛至帝辛）玉雕，目前所知主要為安陽大司空村（Ⅱ期）⁵⁵、殷墟西區⁵⁶、山東益都蘇埠屯⁵⁷、⁵⁸、⁵⁹等地墓葬及小屯村北地玉器作坊（？）基址F 10與F 11⁶⁰出土之玉器。F 11內祭坑中，發現一銅器蓋，上鑄銘文「王乍妣弄」，據考證其王字字體寫法當屬帝乙、帝辛時代。⁶¹

就目前之發現而論，殷墟後期玉器種類有：Ⅰ. 工具——鑿、刻刀等；Ⅱ. 武器——戈；Ⅲ. 生活用具——觶；Ⅳ. 禮器——圭、璋、琮、璧等；Ⅴ. 裝飾品——璜、玦、笄、手鐲、柄形飾、獸面以及龍、虺、虎、兔、鳥、鴨、龜、鱉、魚、螺螄、蟬、蠶等象生玉飾。日後之考古發現，無疑將進一步豐富迄今所知之種類。

與殷墟前期玉器比較，本期玉器具有如下顯著之特色：

Ⅰ. 俏色玉器之出現——玉雕中，俏色玉器之製作較為困難。殷墟前期玉器尚無真正之俏色作品（所謂「巧作」）。殷墟後期不僅有俏色玉器，且非稀罕。小屯北地玉器作坊（？）基址F 10之石鴨及F 11之玉石鱉、石虎等，乃其佼佼者。玉鱉背甲黑色，頭、頸、腹皆為灰白色。⁶²（圖七：1）石鱉之甲、爪及雙目呈褐色而微發黑，腹部則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77年2期，頁74。

54 同注26，頁114。

55 同注7。

56 同注9。

57 同注11。

58 同注12。

59 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頁124，文物出版社，北京，1972年。

60 同注10。

61 同注10，頁264。

62 同注10，頁272及注44，圖版67（左下）。

呈肉紅色。⁶³ (圖七：2) 石虎為紅褐色石料作成，帶條狀紋似虎身上之條紋。⁶⁴ 石鴨雙目、雙翼及兩足外側呈褐色，頭、頸、尾則呈白色。⁶⁵ (圖七：3) 俏色玉器之出現及製作之精巧，說明殷墟晚期玉雕工藝已有顯著之進步。

II. 象生(動物造形)玉器寫實風格之進一步發展——前面已指出，殷墟前期玉器(如婦好墓出土者)，於造形及紋飾方面，均具有顯著之圖案化傾向，僅有幾件(如玉鳳、玉魚)具寫實風格。然而，殷墟後期象生玉器之具寫實風格者，明顯增加，儘管此期出土玉器為數遠不如前期。例如，上述小屯村北地F 11的玉石鯨與石鴨，以及殷墟西區殷墓出土之玉雁、玉鳥、玉鴨、玉魚、大司空村II期墓葬出土之玉鳥等。(圖七：6—9、11、13及圖八：12) 此處不妨以侯家莊1001號大墓(屬殷墟前期)出土之圓雕石鯨(圖二：7)，與小屯村北地F 11(屬殷墟後期)之玉石鯨(圖七：1—2)作一比較，即不難發現二者風格之差異(前者仍具圖案化傾向，後者已高度寫實)。

III. 戈、組環、虎(?)、虺、兔、鳥、魚等玉器形制之變化——一部份殷墟後期玉器，與殷墟前期同類玉器，在形制方面不盡相同，分述如下：

(1) 戈——殷墟後期玉戈，有形體極其短小者，如殷墟西區第四期墓出土的一件，僅長3.3厘米。(圖八：1) 有器體極扁薄者。(圖八：3) 此外，尚有「援」身彎曲、「內」呈鳥頭形者。(圖八：2) 此等玉戈在形制方面與殷墟前期者不同，而且似已失去實用(包括作儀仗用)之意義，可能作為明器或佩飾使用。

(2) 組環——殷墟西區第四期墓出土一件有領環(橫剖面呈「T」形)，中孔復套一環。(圖八：4) 此種複合式有領環不見於殷墟前期。

(3) 虎(?)——本期出現三種虎(?)形珮，皆較為特殊。第一種由弧形玉片作成，呈凹背凸肚之虎形，僅具輪廓，無紋飾。(圖八：5) 此種虎(?)珮可與殷墟前期者(圖三：5)比較，但風格迥異。第二種亦由弧形玉片作成，呈匍伏之虎(?)形，均有瓶形角，尾上捲或呈魚尾狀，眼為「目」字眼或菱形。(圖八：8—9) 第三種為三角或不規則長方玉片作成，呈匍伏之虎(?)形及龍(?)形，均有瓶形角，眼為菱形或扁口形。(圖八：6—7) 第二及第三種虎(?)形珮不見於殷墟前期。

(4) 虺——呈環形，眼、口、角均以雙鈎陰線表現，身尾有簡單之雙鈎陰線作裝飾。(圖八：10) 此種形式之玉虺，與婦好墓出土之虺形玦⁶⁶相較，無論造型或紋飾，均顯著不同。

63 同上注及注44，圖版67(左上)。

64 同注10，頁271及注44，圖版52。

65 同注26，圖一〇五：1—2。10，頁271—272及注44，圖版52。

66 同注10，頁一〇五：1—2。26，圖

(5) 兔——體扁平，作行走狀，無紋飾（圖八：11），與殷墟婦好墓出土之兔珮⁶⁷相比，在造形方面顯得較為寫實生動。

(6) 鳥——殷墟前期玉鳥多作站立姿勢，眼多為「目」字眼，翼、尾、翎毛多以雙鈎陰刻變形雲紋表現，冠及背脊間或有扉棱。（圖二：3—4及圖三：7）殷墟後期玉鳥則與之相反，多作匍伏狀，眼為圓圈形，翅膀雖仍以大螺旋紋表示，但多非雙鈎，翼、尾、翎毛多以平行曲線表現，紋飾亦多為單線陰刻。（圖七：4—7、12）少數殷墟後期玉鳥並且無紋飾，僅將翼、身區分。（圖七：8、9、11）甚至有極其簡化者，祇具外形輪廓。⁶⁸此外，尚有作飛翔狀者（圖七：10—11）。就目前之發現而論，殷墟前期與後期玉器之較易區別者，當推鳥形佩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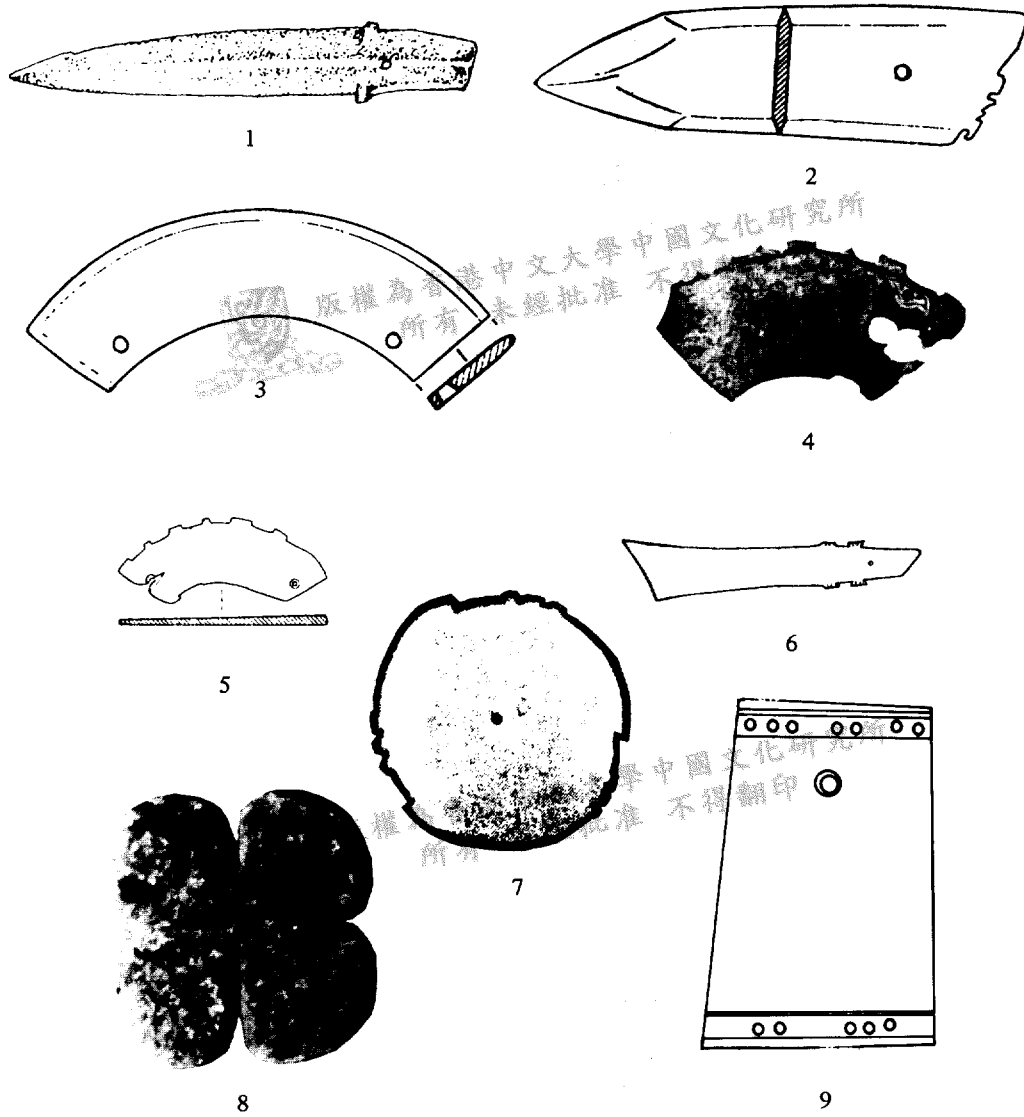
(7) 魚——殷墟前期玉魚有少數其輪廓近似長方形，鰓多以雙弧線表示，鰭多較為簡略。（圖三：11—14）殷墟後期玉魚其狀多較為寫實，有少數其輪廓近似新月形（似係利用圓形玉塊之邊緣殘片作成），鰓多以單弧線表示，鰭多細緻刻出。（圖八：12—15）

以上七種玉器為殷墟前期及後期同類玉器中造形紋飾風格之具有差異者。可以斷言，日後由於考古發現之層出不窮，商代晚期玉器分期之種類必將增多。

67 同注26，彩版三〇：3。

68 同注7，頁53，圖21：7及11。

* 二里頭文化分佈於晉南豫西一帶，其C 14測定年代為公元前1900—1600年，約當夏代。



圖一 商代早期（二里岡期）玉器

- | | |
|---------------------|---------------------|
| 1. 戈（盤龍城李家嘴M3） | 2. 戈（鄭州銘功路M2：3） |
| 3. 璜（偃師尸鄉M1：2） | 4. 璜（殘）（鄭州白家莊M3：23） |
| 5. 璜（鄭州銘功路M2：15） | 6. 牙璋（鄭州楊莊） |
| 7. 玦（鄭州早商城牆CET8） | 8. 石花飾（鄭州銘功路M4：2） |
| 9. 鍔（鄭州早商城牆C8T42：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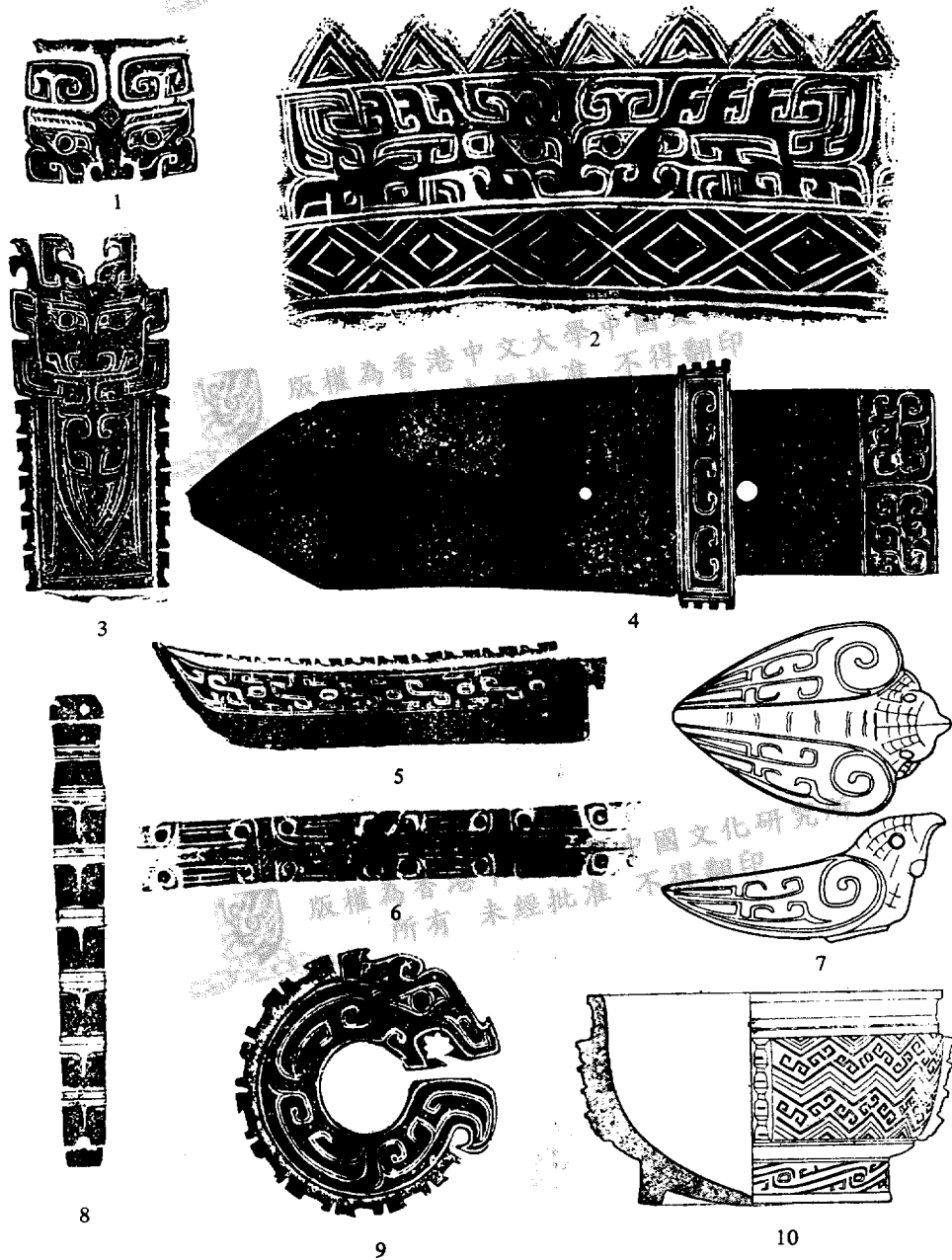
圖二 商代晚期前段(殷墟前期)玉器

- 1.人(372) 2.熊(597) 3.鸛鴦(507) 4.鸛鴦(R1293) 5.虎(409)
 6.牛(R1292) 7.石鑿(R7506) 8.牛(1301) (1、2、3、5、8婦好墓; 4、6、7
 侯家莊M1001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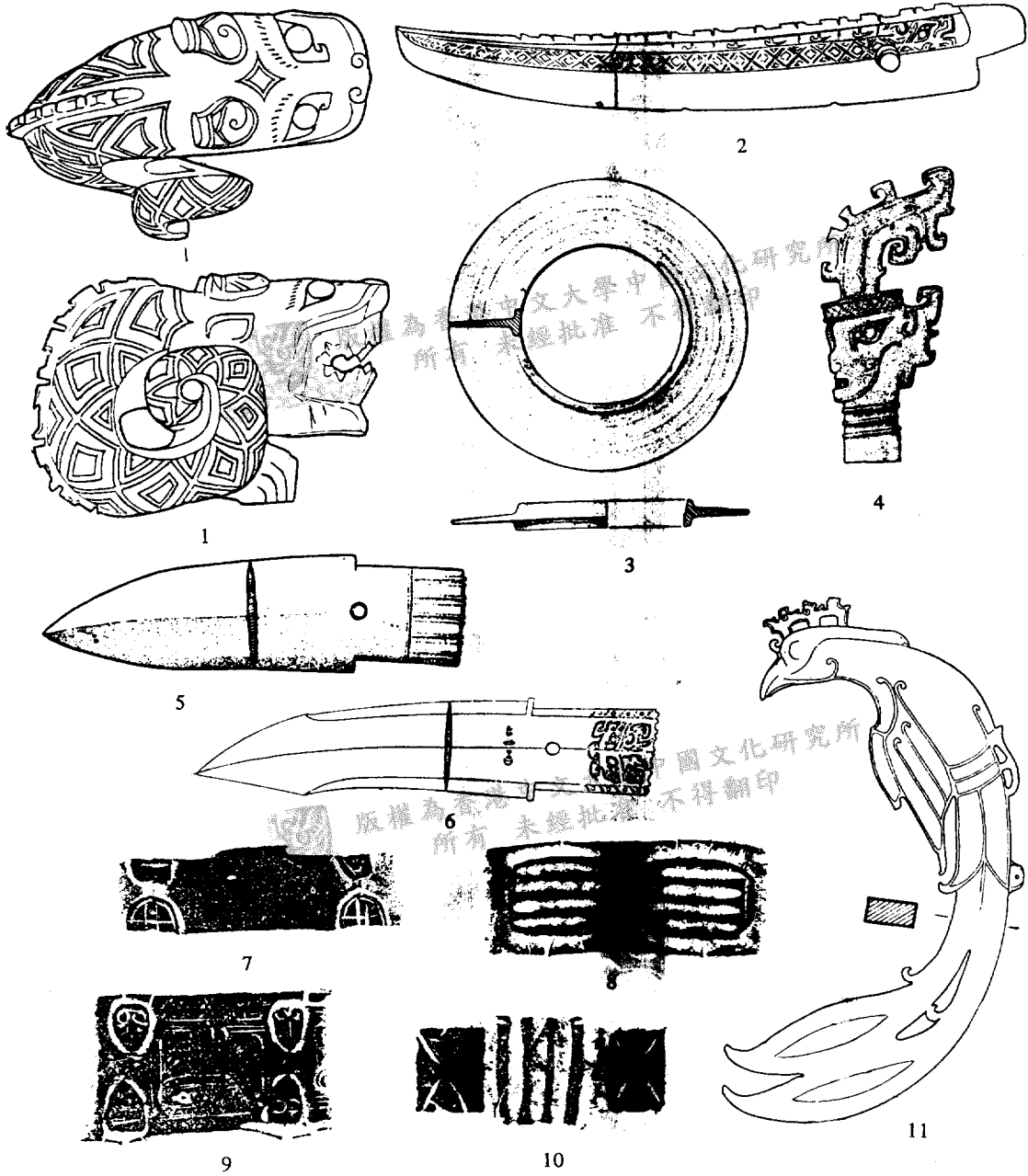
圖三 商代晚期前段（殷墟前期）玉器

1. 魚 (418) 2. 龍形璜 (872) 3. 人形璧飾 (侯家莊M1550: R1339) 4. 鹿 (983)
 5. 虎 (358) 6. 人形璧飾 (518) 7. 鸚鵡 (352) 8. 鳥 (514) 9. 熊 (430)
 10. 蛙 (356) 11. 魚 (966) 12. 魚 (安陽小屯村北M17) 13. 魚 (侯家莊M1500: R1357)
 14. 魚 (426) 15. 魚 (1111) (除3、12、13外, 均為婦好出土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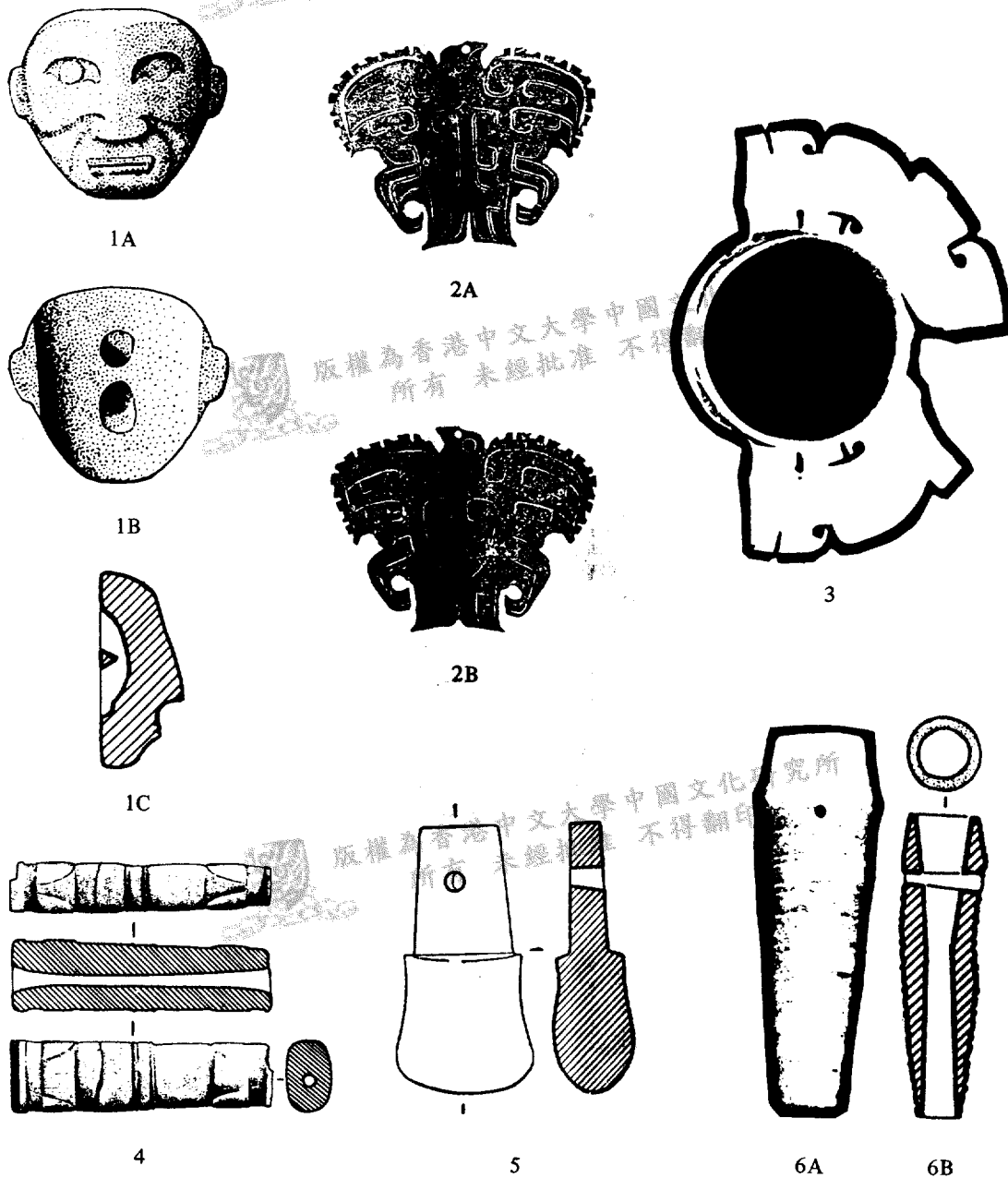
圖四 商代晚期前段（殷墟前期）玉器

1. 玉斧之獸面紋 (920) 2. 玉簋之獸面紋 (321) 3. 器柄 (?) (1324) 4. 戈 (445)
 5. 刀 (477) 6. 鐏之紋飾 (1052) 7. 燕雛 (380) 8. 柄形飾 (565) 9. 龍形玦 (469)
 10. 簋 (322) (均為婦好墓出土玉器)



圖五 商代晚期前段（殷墟前期）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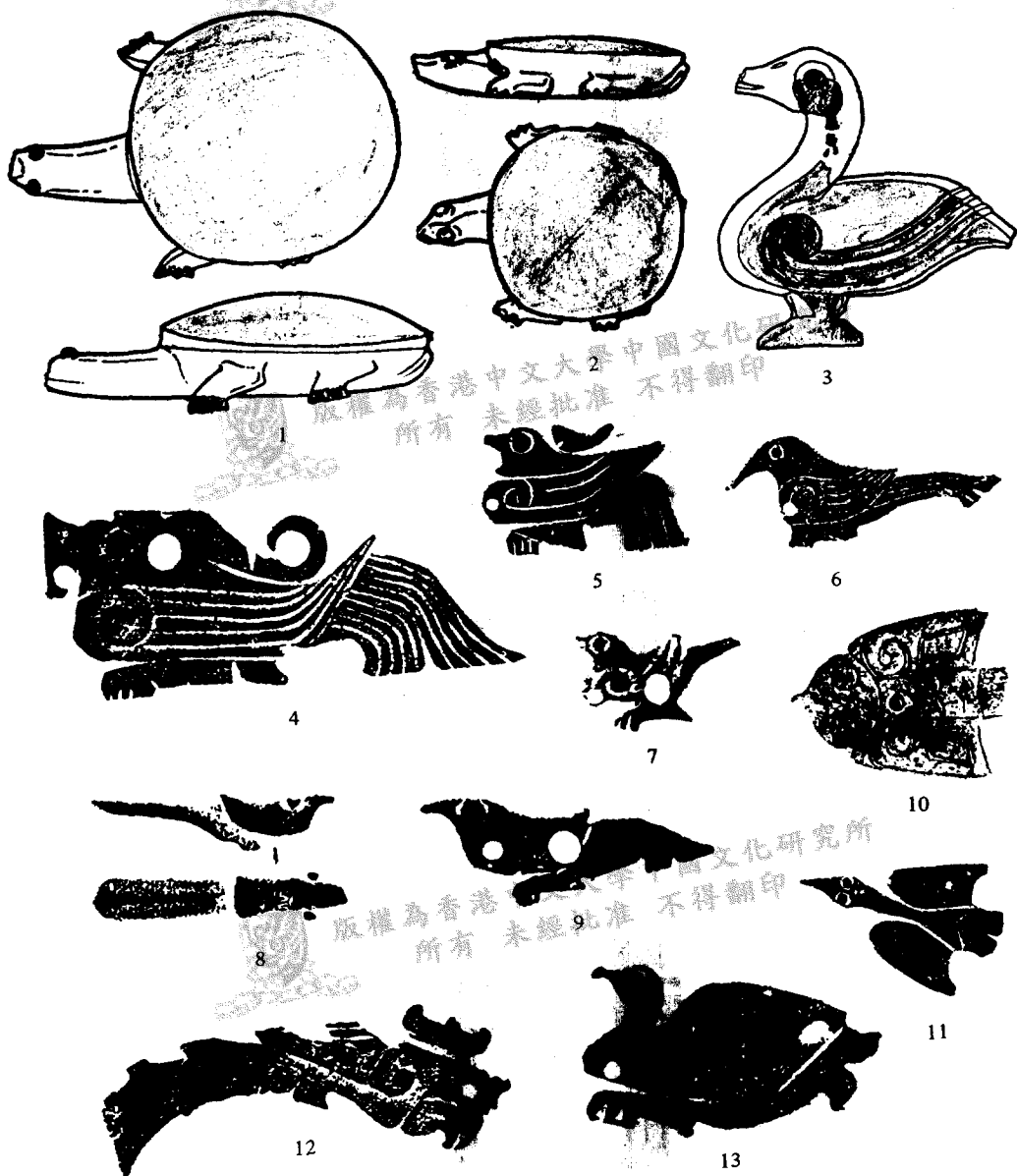
1. 蟠龍 (408) 2. 大刀 (501) 3. 有領環 (侯家莊M1550: R912) 4. 側面人頭像 (小屯村M331)
 5. 戈 (小屯村YM388: 1850) 6. 戈 (甘肅慶陽董志公社)
 7-10. 玉器紋飾 (1050、999、1003、998) 11. 鳳 (350) (1、2、7-11婦好墓出土)



圖六 商代晚期前段（殷墟前期）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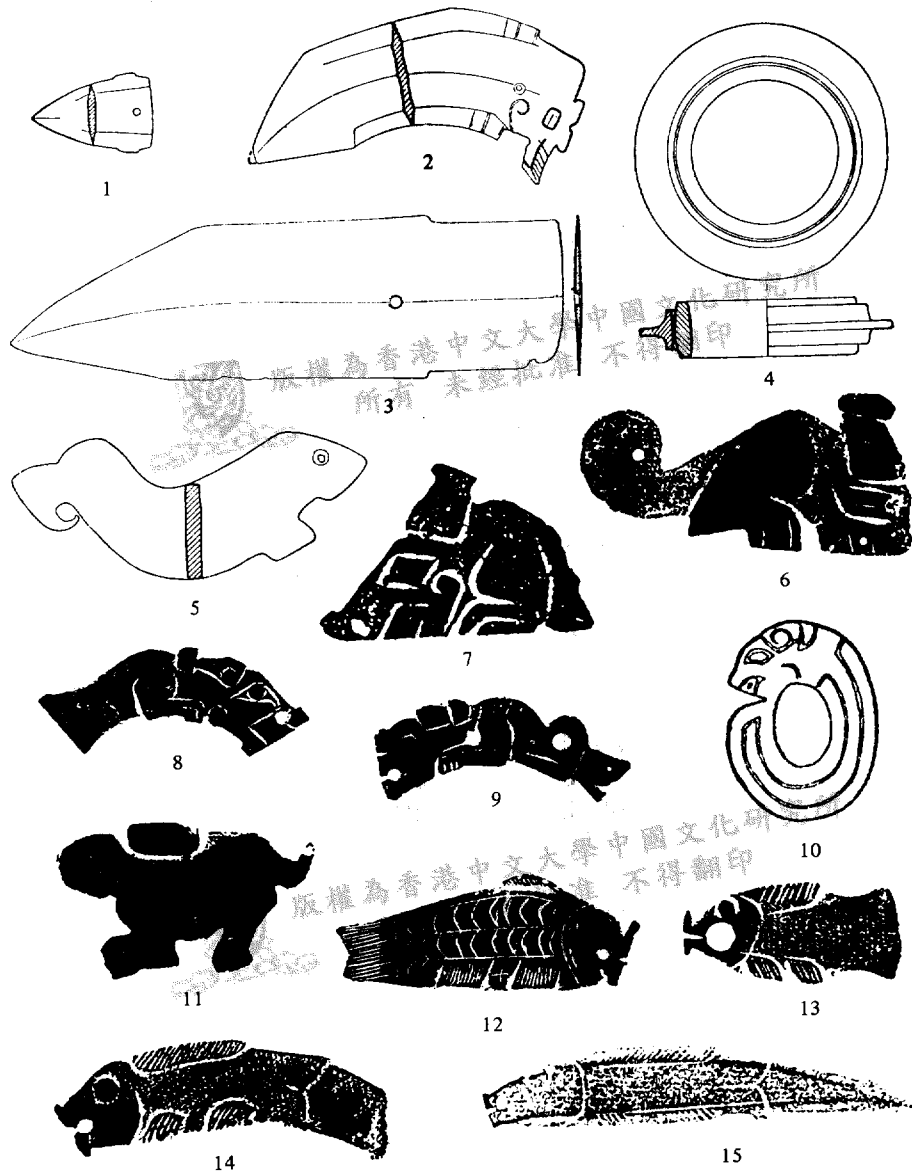
- 1 A—1 C, 人面 (小屯村M164: R9126; 13: 2842) 2 A—2 B 鷹 (婦好墓: 390)
3. 殘有領環 (婦好墓: 1326) 4. 管形飾 (小屯村M238: F177; R9058)
5. 槌 (安陽三家莊M6: 1) 6 A—6 B 管形飾 (侯家莊M1001: R1304)

楊建芳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商代晚期後段(殷墟後期)玉器

1. 鸞 (F11:18) 2. 石鸞 (F11:5) 3. 鴨 (F10:1) 4. 鳥 (M88:2)
 5. 鳥 (M279:10) 6. 鳥 (M1062:11) 7. 鳥 (M35:12) 8. 鳥 (M130:1)
 9. 鳥 (M1043:9) 10. 鳥 (益都蘇埠屯M1) 11. 雁 (M216:24)
 12. 鳳(?) (M88:3) 13. 鴨 (M861:5) (1-3小屯村北; 4、7、8、12大司空村;
 5、6、9、11、13殷墟西區出土)



圖八 商代晚期後段（殷墟後期）玉器

1. 小戈 (M46: 2) 2. 戈 (M710: 012) 3. 戈 (M699: 7) 4. 組環 (M710: 02)
 5. 虎 (M701: 01) 6. 龍 (?) (M107: 5) 7. 虎 (?) (M260: 11)
 8. 虎 (?) (M45: 2) 9. 虎 (?) (M45: 1) 10. 兔形環 (M719: 2)
 11. 兔 (M157: 3) 12. 魚 (M1082: 3) 13. 魚 (M197: 8) 14. 魚 (M145: 4)
 15. 魚 (益都蘇埠屯M1: 51) (除6、7、11、13、14為大司空村出土外，其餘未注明地點者為殷墟西區出土玉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Jade Carv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by Stages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researches, the six hundred years of Shang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early and late stages, namely as the Erh-li-kang Stage 二里岡期 and the Hsiao-t'un Stage 小屯期. The time P'an-k'eng 盤庚 moved his capital to Yin 殷 marked the division of the two stages. The latter stag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stages of Early Yin-hsü 殷墟前期 (from P'an-k'eng to Tsu-chia 祖甲) and Late Yin-hsü 殷墟後期 (from Emperor Lin 帝廩 to Emperor Hsin 帝辛). Broadly speaking, the stage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phases of development of jade car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de carving in each phase are as follows:

1. Jade articles in the Early Shang (Erh-li-kang Stage) were only found in Cheng-chou of He-nan 河南鄭州, Tai-hsi ts'un in Kao-ch'eng hsien of He-pei 河北藁城縣台西村 and P'an-lung-ch'eng in the Huang-p'i hsien of Hu-pei 湖北黃陂縣盤龍城 etc. Excavated articles are few in both quantity and type. They include *ch'an* 鏹, *huang* 璜, *ke* 戈, *ya-chang* 牙璋, *hsüan-chi* 璇璣, *hua-hsing-shih* 花形飾, etc. Articles are incised in single lines and carry a pattern of a series of circles. The latter bears a strong resemblance to that on the bronze vessels in the same period. Animal eyes engraved in the articles look like the character *mu* 目 (eye) inscribed on the oracle bones.

2. Jade articles in Early Yin-hsü are most numerous. The so called Shang jade in the past normally refer to products of this stage. Besides the site in An-yang 安陽 of He-nan, articles were also unearthed in He-pei, Shan-tung 山東, Kan-su 甘肅, etc. Jade handicrafts (over 700 in number) yielded from the tomb of Lady Hao 婦好墓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 species of articles at this stage are numerou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tools, weapons (ritual), articles for daily use, ritual vessels, ornaments, knickknacks and sundries. The three-dimensional animal-shaped articles assume rectangular or cylindrical forms. As for the thin slices of animal figures, they appear in the form of circular arcs (four-tenth of half the length of the circumference), rectangles or squares. Few thick slices of animal figures resemble circular carving. These animal-shaped jade articles possess stylistic patterns. The daggers are of fine craftsmanship, with prominent ridges at the middle of the blades. Jade birds are portrayed in standing posture. Flanges were popular then. Most animal figures bear bottle-shaped horns.

As for the carving, there are patterns of animal face, standing animal, big spiral, lozenge, irregular clouds, villus, joints, scale, eye which looks like the character *mu* written on the oracle bones, human figure, dragon, snake, cicada, petal, concentric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Yeung Kin Fong

circles and parallel winding lines, etc. The linework looks plain and tough. Most of it is crude, incised double lines. The sculptures look like low relief at a sudden glance.

3. Jade articles in Late Yin-hsü were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y were mainly excavated from Yin-hsü of An-yang. Animal-shaped articles in slices sometimes aired a realistic style. Jade birds are modeled in reclining or flying poses. Incisions on the fins of jade fishes are more delicate. A special kind of engraving emerged: articles engra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eaks and colours of jade. Jade daggers either have curved *yüan* 援 (blade) and crooked *nei* 內 (tang, which takes the shape of bird-head) or are very short. The motif is finer, single-line incision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